

石也 著

我觉得，人人都蒸煮在自己命运的大锅里。当然，这蒸煮因人的不同，得出的感觉也不同，有的人体验到的是幸福，有的人感受到的是磨砺和痛苦，更多的人，则在五味杂陈的迷香中寻找那宽慰人心的少得可怜的一点感动。但任是谁，终究也逃不过命运的蒸煮。

# 煮命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煮命

石也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煮命 / 石也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27-06138-0

I. ①煮… II. ①石…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61259号

煮 命

石 也 著

责任编辑 陈 晶

封面设计 伊 青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mailto: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2470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60千字

印数 2300册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138-0/I · 1560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石也，男，1977年出生于宁夏中卫南部山区一个叫周涝坝的小山村。宁夏财经学校毕业时意外致残（左半身不遂）。一边务农一边写作，先后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百余篇，出版长篇小说《尘事》，累计发表出版近百万字。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中卫市作协理事。现为中卫市刊《沙坡头》特约小说编辑。

---

# 过去的风景

（自序）

在文学的路上，已经跌跌撞撞走了十数年，但让人愧疚的是，一直没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甚至没能追索出这样日复一日读写的意义。但我又不能停下来，一门心思地去做其他更实效实用的营生，读写这事，已然深深嵌进我的肌理和灵魂，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情态。

在苦闷又愉悦的读写日常中，我先后写过数十篇“小说”（加引号是因为我吃不准我写的文字能不能算小说，即使算，也还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味道）。即便如此，这些拉拉杂杂的文字曾是我的骄傲，也曾给我带来无限的生趣。然而，随着时光的默然流逝，随着自己的认知水平的逐步提高，我越来越觉得这些文字幼稚、生涩到可笑。

经常和文友探讨各自作品的回顾和否定等命题，我们发现漫长的写作过程犹如人的成长，总是在自我的不断否定与修缮中螺旋式上升，直至达到某种我们或可稍微满意的程度。

挑选、梳理和修改这些疑似小说的时候，我发现每一篇文字都或多或少地映照了我某个特殊阶段的生活，或者对生活的思悟，尽管这映照很多时候是走了样的，甚至与初衷相背离。也就是说，这些文字于我，有其存在和保留的价值。这些文字几乎全

部在区内外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但以我越来越严格的文学审美来看，都显幼稚和粗糙，充其量就是爱迪生的第三只小板凳。

我很庆幸今生选择了文学，是文学给了我信心、阳光、温暖和爱，是文学让我体验了别样的人生况味。回首自己的文学路，那一个个辛酸又甜腻、快乐又忧伤的片段，不时跃入脑海，强迫我一遍一遍地回味、反刍。我忘不了学生期间，我的文字被同学抢去一个接一个地传抄，完了又大声赞叹的情形；我忘不了伤残后信手涂鸦的第一篇文字别别扭扭写在妹妹的作文本上，不顾姐妹们的反对倔强地誊写一遍，最终见刊的那份难言的激动；我忘不了第一次收到稿费，心底陡然升起的那种饱满的信念和热望；我亦忘不了第一次参加青年征文大赛，组委会寄来证书和奖品，我兴奋得手舞之足蹈之的那癫狂劲儿；更忘不了我为爬格子而置窘迫的生活于不顾，焦虑、困惑、忧伤，甚至绝望，被人讥笑嘲弄，有劲没地使，恨不得一拳捣碎自己脑壳的那种难挨煎熬……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今生不可缺失的宝贵财富，我将从中汲取足够多的养分为我喜爱的写作服务，同时也会给我晦暗错杂的人生以多彩注脚，和更多向好的可能。就是在这种体悟下，我又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这些文字，觉得它们好孬也是我一路走过的风景。这风景，随着指尖敲击键盘哗然流出，然后又静静地驻足于内存或纸页上，静静等待懂她欣赏她的游客或路人。当然了，路人甲和路人乙在欣赏同一处风景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

与文字结缘，是我的福分。如果没有文学的点缀和滋润，我晦暗的人生将更加晦暗，我惨淡的前路也将更加惨淡。幸运的是，从小就有的读写爱好或者说是习惯，适时地将我从命运的泥

沼中打捞出来，给我原本枯涩、乏味、无趣、疼痛的生路注入一些活力，这活力又是源源不断、永无穷尽的。所以，我得像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名誉一样，好好珍惜与文学的缘分。

基于这些考虑，我决定出一部短篇小说集，好为自己前期的写作做一个小结，做一次集中展现，同时也想为下一步的读写生涯做次有益的探索。

早期的小说稿比较凌乱，筛选起来也颇费心思，个别篇目虽然我个人比较喜欢，并且坚定地认为它曾代表过我的风格，但种种原因使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弃之不选。我只能选取一些稍稍符合大众口味的篇目，所选篇目百分百在本地一些刊物上露过面，然后又全部默然无声地黯淡在我的文库里。先期我已经再三订正过，饶是如此，差错和谬误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谅解。

看过一些不同量级的作者的文集或小说集，发现大家给集子命名的通行做法是，选取内里其中一篇的题目做书名。轮到我要出小说集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给它命名为“煮命”。我曾写过这样一个短篇，但它并不是最能代表我写作风格的一篇，甚至不是我喜欢的一篇，之所以给这部小说集如此命名，是因我很喜欢这两个字所蕴含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无奈和疼痛。我觉得，人人都蒸煮在自己命运的大锅里。当然，这蒸煮因人的不同，得出的感觉也不同，有的人体验到的是幸福，有的人感受到的是磨砺和痛苦，更多的人，则在五味杂陈的迷香中寻找那宽慰人心的少得可怜的一点感动。但任是谁，终究也逃不过命运的蒸煮。

有朋友建议我找个名人或要人为我写序，我思量再三，还是决定自己写，理由有三：其一，但凡劳人大驾，须酌量给人酬劳，这

是常情，不可违背，而我钱袋空空；其二，名人或要人最是注重名誉，请人写序，别人未必能透过文字看到我内心，完了必定还要劳烦他们稍稍美言几句，倘若我真的写得一塌糊涂，“强说好”的结局是，毁损他人的清誉，这不好；其三，既然是自己要出书，我喜欢从头到尾全是“石也制造”的感觉。

临到出版小说集，我觉得这些话必须要说，权作出版前的一些必要说明。



## 目 录

- 麻 花 / 001
- 小街一日 / 013
- 镜 子 / 019
- 五楼上面是六楼 / 031
- 南在南方 / 044
- 把时间丢失的夜晚 / 055
- 断 桥 / 065
- 所有的螺丝钉 / 076
- 石头的尊严 / 087
- 西甜的爱情 / 097
- 那年那月的一场风雪 / 108
- 坨坨山 / 118
- 杀 鸡 / 132
- “老狗”许多金 / 144
- 软房子 / 157
- 青苗茁壮 / 168
- 屈老实家的窝心事 / 186

孤独的村落 / 204  
风 殇 / 216  
逮只麻雀给娃耍 / 223  
扶贫款 / 236  
对台戏 / 247  
绿苹果 / 258  
我们的瞌睡 / 270  
写不好一个女字 / 282  
醉春风 / 295  
赵刚的幸福 / 307  
村里为什么没厕所 / 319  
她的手 / 329  
帅哥，我们聊聊好吗 / 343  
老 赖 / 357  
煮 命 / 372  
兰楼那么好，石也那么孬 / 383  
胡 子 / 390  
  
后 记 / 402

# 麻 花

在电脑上随便敲上一个人名，比如张三，就能搜索出成千上万个条目。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叫张三的不乏其人，而且来头不小。你随便说出一个或几个正常的或离奇的事件，比如绯闻啦，生病啦，出书啦，贿赂啦，上当啦，受骗啦，婚外恋啦，走霉运啦，当老赖啦，打架斗殴啦，非法集资啦，门挤着头啦，脚踩着屎啦，坑蒙拐骗偷啦，做好事不留名啦，等等。没准，现实中的张三们迟早会遭际你编的这些事，这有点像学生做的连线题，你不经意的一划拉，人物和事件就对应起来了，现实中每分每秒都在发生这样那样的事，谁身上发生什么事也不奇怪。世界大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正因为这样，我们编的故事才有了现实的依托，你安排在张三身上的事才不会让人打眼一看就觉得是无中生有的瞎话、胡话。杜芳说她当初念书的全部兴趣就在做连线题上，她喜欢把一些人一些事物和一些情景联系起来，她还希望某根看不见的线线把自己和别人连起来，借机把自己推销出去。她的想法搁到现在也算超前的，但是她下手仍然迟了，别人挑来拣去地就剩我这根烂葱了，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没有自由发挥的机会了，才不情不愿地搭上了我这辆破车。

我常对杜芳编一些瞎话、胡话，可怜的杜芳竟信以为真，惊讶的嘴巴一遍一遍地张大、聚拢。杜芳其人其貌不扬，身材矮小、体态臃肿，是女人中的武大郎。可爱之处是小巧的嘴巴总能

鱼儿似的吐出一串一串滔滔不绝的傻话。最早认识她的时候，我们正上初中，我俩同桌。她的人缘不错，在班里十分活跃。同桌的机缘，让我和她也有了些许接触，每当她被我哄得一愣一愣，总是眨着一双极具穿透力的水汪汪的小眼睛，用那对黑豆样的眼珠直盯着我，像是要逼视出我眼底的谎言。她的快人快语、小巧的嘴以及黑豆样的眼珠在当时十分让我着迷，异性间的神秘气息更是吸引着我，于是我就卖力地编瞎话讨她的欢心。当我正正经经地告诉她，我给她讲的故事全是现学现卖的瞎话时，她竟然不信，拳头雨点般地落在了我瘦瘦的肩膀上，嘴里一遍一遍地嚷嚷：“你坏、你坏。”

那时节，我和杜芳们还是一群懵懂无知的小屁孩，对世界一无所知。我之所以能对杜芳夸夸其谈地大编瞎话，全是课余时间埋头苦读的结果。杜芳不懂。我不说。我不能确定心里有没有喜欢过杜芳，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纯真友谊能维系多久，心里茫然地没个头绪。不久我们就初中毕业，各奔西东了。我顺利升入高中，杜芳则直接招工进了县农机厂。那时节杜芳终于确信我曾讲给她的许多故事是我信口开河胡编的瞎话，竟对我生出无限的敬佩和羡慕来。杜芳的信雪片一样从农机厂飘进我就读的学校，有时她还顾劳累地直接到学校听我说瞎话。我当时课业正紧，无暇旁顾，再说注意力早不在杜芳身上了。

直到我升入一所专科学校，杜芳的信还是一封接一封情意绵绵地涌进我班的信箱，掌管信箱钥匙的班长笑说她成了我的专职邮递员。我当时对此极为光火，因为其时我正经历着我的初恋，久攻不下。我不想让任何人任何事在这节骨眼上影响我，这种时候一封远方的异性来信的杀伤力不可低估。通常，我的策略是置之不理，但这并不妨碍杜芳的创作热情，她的信越写越长越写越

厚，到后来我实在懒得看了，就顺手把信丢给舍友代为拆阅。杜芳的来信在某一天戛然而止，之后听说她不断变换男友，速度之快令人吃惊。杜芳这些不光彩的情事传入我耳后，我果断决定从此不理杜芳，就算迎面碰到也要假装不认识。

数年后，县农机厂倒闭，杜芳和她的工友们一道有幸成为本县史上第一批下岗工人。造化弄人，我从学校毕业后意外摔成半身不遂的废物，险些丢了性命，也因此丢掉了唾手可得的工作，痛心痛肺的初恋也就此宣告结束。煮熟的鸭子飞了，快要煮熟的鸭子也飞了，从此拖着伤残的躯体和心灵再次回到了家里，守望着无边无际的苦崖。我和杜芳的年龄其时正当婚嫁，我们各自经历了一些或多次伤情故事，颗粒无收地回到同一起跑线，而我们已不再是原初的我们。就是说，正当我低三下四地向意中人表白的时候，杜芳的情人们正搂着她越来越不娇贵的饱满的身体上下其手。这些恋情之所以统称为伤情故事，是因为我和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我摔得不成人形，她落得声名狼藉。更要紧的是我们越发没有市场了，不值钱了，拿不出手了。我们都未被采纳，惨遭淘汰，被爱情的大手抛弃了，从感情的竞技场上出局了，out了。

直到有一天，我们两个情场上的伤兵、败将，游弋了太久的目光重又神奇地紧紧纠缠到一起，要命的是两家大人极力把我们往一起推，好像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鸳鸯。和杜芳重新认识后，过往的深交竟然再次点燃我们的情爱之火，我不计较杜芳曾经浮躁的情事和越来越不光彩的声名，杜芳不在乎我已然走样的身体，让那些虚头巴脑的世俗见鬼去吧。我们把恋爱的程序省略掉了，我们结婚了，我们过上了惯常的日月，我们开始为柴米油盐算计了再算计。我感觉我从来没有真心爱过杜芳，能和她结婚

实在是生活和生理的需要。我对杜芳笑说，老师当年安排男女生同桌，确实有乱点鸳鸯谱的意味。我由此得出结论，人世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两个原本毫无关联的人，让老师的大手随便一点拨，各自再经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后，竟然能巧妙而又熨帖地结合到一起。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杜芳却持反对意见，她说才不是呢，她固执地认为我和她的结合是缘分使然。天知道，鬼知道，我不知道。

我和杜芳的婚姻生活不和谐，更谈不上幸福。是上苍的败笔，月老的耻辱，老师的误判。杜芳归结说这是因为我太窝囊，谁谁谁只念了小学二年级，日子却过得比谁都滋润。这种鬼话最让我来气，但是我又没办法让读到肚子里的书立马产生功效。我只能忍气吞声地左耳进右耳出。杜芳越是唠叨，我越要排除干扰努力读书，我骨子里也越看不起杜芳。

也是给闲的，我后来居然照猫画虎地写了几篇类似小说的稿子，不想竟被市内一家刊物选登了。随后杂志社寄来的稿费让杜芳喜出望外，她笑得花枝乱颤，笑得地动山摇，笑得胖脸上堆满了褶子。她拍着手说好，这办法也能挣到钱，真好。杜芳鼓励我接着干、好好干，就这样一天写一篇，一篇挣个百儿八十，等将来我们的孩子出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攒够上城里买房子的首付了。我最讨厌杜芳的这副嘴脸，对她的如意算盘我只能报以冷笑。可是，我什么农活也干不了，只能成天待在家里打发日子，只有不断读书写字才能让我找到内心的安宁，累了困了就到街上溜达溜达，除此我别无所能。一篇满意的稿件的新鲜出炉对我的激励不言而喻，我没办法停下来，唯有这样，我才觉得活得充实。杜芳不停嘴地唠叨，到手的精巧构思经常被她惊得烟消云散，气得我哭笑不得。我一旦表示出这层意思，杜芳倒觉得不耐

烦了，哎哟，你整天蹲在家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冷了走到热处，热了躲进凉处，哪里知道下地干活的苦处，还娇气得说不成，明天你和我一起下地试试！

可是，我不能。沉默，等于主动放弃话语权，是消极的抵抗，却是我此刻最从容的对策。

冷战之后，我依然伏在书桌上，构筑我的精神图腾。接下来，我把心力全部用在一个中篇的构思上。我的主人公是一个出身寒微的农家子弟，他从小就立志长大后要挣最多最多的钱，过最好最好的生活，他读书不多又一无所长，有的只是一副强健的体魄。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受够了窝囊气，赚足了旁人的口水，赢得了无数的大鼻涕，同时也学会了溜须拍马、阿谀迎奉之术，且深谙处世之道。独独没有挣上钱。不想他那见不得光的“特长”却让他今后的成长一顺百顺，得心应手。不知怎的，几年后他竟混成乡上电石厂的总经理。该青年的资产一路飙升，像见风就长的野草，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青年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成了富甲一方的富豪，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不想他心理的阴暗面却也野草般疯长起来，他开始记起曾遭受的歧视、屈辱和泪水，他决定用非常手段答谢那些为他的成长做出努力的人们。在骤然暴富和心灵扭曲的双重重压下，青年企业家仍然洁身自好，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无嫖娼记录。只有一个毛病，他喜欢拿钱砸人，砸到谁归谁。这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爱好。发迹前他没法成家，发迹后的他不愿成家。他挥出的钱和肉包子打狗是一个意思，根本没有回来的道理。他高兴，别人也高兴。他特别喜欢听到挨钱砸的人哭，被砸的人如果哭出声，还额外有奖励，哭声越大奖励越多。企业家砸出的常常不是哭而是笑，奸笑，贱笑，媚笑，真笑，假笑，憨笑，傻笑，疯笑，狂笑，怪

笑，坏笑，奉迎的笑，开心的笑，讨好的笑，皮笑肉不笑的笑，偷偷摸摸的笑，遮遮掩掩的笑，气吞山河的笑，鬼哭狼嚎的笑，肆无忌惮的笑，兴奋过头的笑，笑里藏刀的笑，上气不接下气的笑。人上一百，五谷杂陈；同理，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笑。他越来越不满意，砸出的钱摞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消息传出后引起震动，慕名前来讨打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有人等了几夭也挨不上砸，有人干脆在电石厂门口排起长队等待挨砸，有人明明挨过砸了偏又浑水摸鱼地排上了队，有人在电石厂外围设卡卖起门票，有人就地做起了小生意，兜售瓜子、饮料、啤酒、香烟，帐篷、活动房、太阳伞、安全套、方便面、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醋，等等。企业家越砸越来劲，他还给自己的扔钱行为冠名为“真情大回报”。电石厂和他积攒多年的财富很快被他一砸而光，人们亲切地称他烧包厂长，我给他取名沈得利。电石厂和沈得利一块儿倒闭，沈得利再次成为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这次，人们没有向他喷口水、甩大鼻涕、扔果皮、丢嚼剩的口香糖，而是热心为他送来衣裤、水果和粮食，甚至还有给他赞助零花钱的。沈得利感动得说不出话，鼻涕口水流了一地，然后人们就看见他长长地躺在地上，人们以为他快要死了，纷纷向后跳出一歩。隔了很久，才见沈得力弓身起来，朝着四周的乡亲深深鞠了一躬，大声说，乡亲们，恩人哪！

杜芳大声朗读我业已成形的稿子，她念到这段时愤愤地大骂一声，变态！不知是骂我还是沈得利，抑或是痛恨自己没赶上这等好事。事实上，她真心希望找到这样一个既出风头又捞钱的好机会。

数月后，这个中篇发表在省城的一家刊物上，引起了一点反响，我也曾洋洋自得过。杜芳则捧着一沓大票哈哈大笑。我丝毫未曾想过，这篇东西会给我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

那天我去村口商店买烟，老远就看到一群人朝我指指点点，我不以为然，继续低头走我的路。一辆鲜亮洋气的小轿车冲我直打喇叭，我走近前去，车窗开处探出一颗硕大的脑袋，恶狠狠地冲我说，就你这德性，还敢天花乱坠地写文章，我们沈总招谁惹谁了啊（声音高度上扬）？你怎么敢在省刊上胡吹乱侃，好端端一个厂子给你整没了，好好的沈总也过了今日没明日了。你他妈的担得起这责任吗（声音再度上扬）？

我不想分辩，便没头没脑地回了他一句，不认识。

这时我敬爱的乡亲们早已在我身后围起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里三层外三层。

有几个性急的，爱看热闹的，唯恐天下不乱的看客喊了起来，担不起，担不起。

又有几个热心的乡亲冲我喊，沈总就是沈得利。

还有乡亲朝车里人讨好一样解释，这人头受过伤脑子有问题，您大人有大量，千万不要见怪。

我像个杂耍演员被围在中间，越听越糊涂。沈得利是谁？我真的不认识。我所有的同学、老师、朋友、邻居，以及他们的配偶，就没有一个叫沈得利的，听都没有听过，难道真的像好心的乡亲说的那样，我的脑袋受过伤，智力大不如前了？不，不，一定不是这样的，有乡亲经常说我脑瓜子好使得很，他们是诚实本分的庄稼人，不会撒谎。对了，大脑袋刚才说过省刊的话，我恍然记起不久前发表的那个中篇，主人公是叫沈得利。可是我又不认识他，小说里由他而生发的那些事完全出于我的杜撰。难不成沈得利会从纸上走下来和我较真？

不会的。可能的情况是，真有一个叫沈得利的家伙碰巧做过我小说中类似的事。我的错误也只是把他和那些糗事联系起来，